

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（第二辑）



# 鲍善淳语文学论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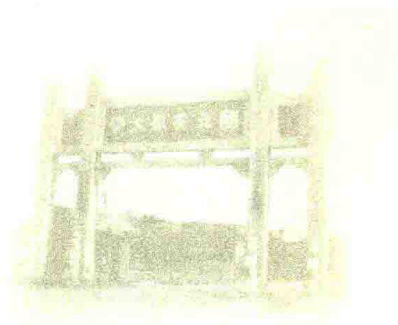
BAO SHANCHUN YUWENXUE LUN JI

鲍善淳 著

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（第二辑）



# 鲍善淳语文学论集

BAO SHANCHUN YUWENXUE LUN JI

鲍善淳 著

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芜湖 ·

责任编辑:潘 安

装帧设计:丁奕奕 欧阳显根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鲍善淳语文学论集/鲍善淳著. — 芜湖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6

(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. 第二辑)

ISBN 978-7-5676-2457-3

I. ①鲍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古汉语-语言学-文集 IV. ①H109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6677号

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建设重大项目资助出版

## 鲍善淳语文学论集

鲍善淳 著

---

出版发行: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:241002

网 址: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:0553-3883578 5910327 5910310(传真) E-mail:asdcbsfxb@126.com

印 刷: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: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: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:700 mm×1000 mm 1/16

印 张:16.25

字 数:264千

书 号:ISBN 978-7-5676-2457-3

定 价:48.75元

---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# 总 序

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，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。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，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，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，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，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。这里人才荟萃，刘文典、陈望道、郁达夫、朱湘、苏雪林、朱光潜、周予同、潘重规、宗志黄、张煦侯、卫仲璠、宛敏灏、张涤华、祖保泉、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，他们高尚的师德、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，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。

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、秘书学、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，文学研究所、语言研究所、古籍整理研究所、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、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（中心）。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，中国语言文学、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；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（语文）、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；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（中国语言文学），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（中国古代文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中国现当代文学）；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（汉语言文学专业），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（中国古代文学），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（文学理论、大学语文），1个省级刊物（《学语文》）。

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，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，其中教授28人，副教授35人，博士55人。2010年以来，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项，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（含重大招标

项目1项),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。教师中,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,皖江学者3人,二级教授8人,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,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。

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,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,拥有很多相对稳定、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。唐诗研究、古代文论研究、儿童语言习得研究、古典文献研究、宋辽金文学研究、词学研究、当代文学现象研究、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、梵汉对音研究、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。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,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,直接推动了《中国文学史》的改写。

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,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,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,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,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、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、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、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。

21世纪以来,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,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,如何继承、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,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,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。基于这一初衷,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,名之为“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”,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,一直出版下去。我们认为,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,很有必要,也很有意义,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,展现学术影响力。

关心文学院发展的朋友常常问我们:“你们自己说师大文学院历史悠久,底蕴深厚,有什么可以证明呢?”是啊,校址几经变迁,由安庆至芜湖至合肥,最终落户芜湖;校园面貌日新月异,载有历史积淀的老建筑也已被悉数推倒重建,物化的记忆只能在发黄的老照片中去追寻。能证明我们悠久历史的,能说明我们深厚底蕴的,唯有前辈学者留下的字字珠玑的精彩华章。为此,我们特别编选了本辑文集,文集作者均是已退休的前辈学者,他们有的已驾鹤仙去;有的虽然年

岁已高，但仍笔耕不辍。这些优秀成果，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是砥砺我们人格的源泉，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，是督促我们奋进的动力。

我们坚信，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，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，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！

储泰松

二〇一五年八月

# 目 录

## 第 一 编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汉字字义类化初探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3  |
| 一字源流莫万哗——试论《说文段注》在训诂方面的成就 ..... | 13 |
| 古文中的“复语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27 |
| “藏词”论略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32 |
| 漫谈如何确切理解文言词义 .....              | 38 |
| “增字解经”和古文译注 .....               | 49 |
| 读注琐议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4 |
| 漫谈古书的句读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67 |
| 重文表示法与古籍校勘 .....                | 80 |

## 第 二 编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成语字义考十则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89  |
| 一则历来未得确解的寓言 .....                | 95  |
| 应严肃对待文言普及读本译注——《历代寓言选》误译举例 ..... | 97  |
| 《曹刿论战》注商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02 |
| 《岳阳楼记》注商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08 |
| “前茅”的“茅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13 |
| 释“丛祠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5 |
| 释“军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8 |
| 释“除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1 |
| “雁行”补说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6 |
| “张楚”非国号辨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30 |
| 也谈“许慎说”之“说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32 |

### 第三编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水经注》词语札记 .....        | 137 |
| 《水经注》词语束释 .....        | 145 |
| 《水经注》“乱流”考释 .....      | 153 |
| 《水经注·淇水》“不异毛興”续探 ..... | 160 |
| 《水经注校》标点商榷 .....       | 164 |
| 新版戴本《水经注》标点献疑 .....    | 182 |
| 《水经注》戴校献疑 .....        | 204 |
| 酈道元误读误引古籍考 .....       | 214 |

### 第四编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怎样阅读古文》引言 ..... | 221 |
| 《方言疏证》整理说明 ..... | 225 |
| 《续方言》整理说明 .....  | 227 |

### 第五编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怎样学习古代汉语词汇 ..... | 231 |
| 怎样学习古代汉语文选 ..... | 236 |

### 附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鲍善淳语文学论著目录 ..... | 245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 | 248 |

# 第一编



# 汉字字义类化初探

四十年代，王力先生写过一篇题为《汉字的形体及其音读的类化法》的论文<sup>①</sup>，指出语言学上有所谓类化法，“只要是同类的词，其形式往往趋于一致”，“因为由类推而发生变化，所以叫做‘类化法’”。王力先生认为，汉语类化法非常罕见，“至于汉字，却有不少类化的情况”。从这篇文章问世到现在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但国内对汉语中类化问题的研究却似乎没有前进一步。类化是否只能出现在字词的形式上呢？汉字有形、音、义三要素，既然字形、字音都存在类化现象，字义是否也存在类化现象呢？这确实是一个很新鲜、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。

纵观汉字使用的历史，不难发现，和字形、字音的类化一样，字义的类化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离的，字形的变化往往与字义相关。例如，王力先生说：“‘凤凰’本来只写作‘凤皇’，直到唐代，下字仍旧写作‘皇’，像杜甫诗里的‘碧梧栖老凤皇枝’等等。但后来不知是谁开始，大家渐渐写作‘凰’了。若依文字学的眼光看起来，这是很可笑的。”<sup>②</sup>的确如此，“凤”字从鸟，凡声，而“凰”字上面的“凤冠霞帔”，却是由于受“凤”字形体的牵连而硬给它戴上去的（是否是唐以后才出现的，还有待进一步考证）。其结构用汉字“六书”是无法解释的。“凤皇”被写作“凤凰”，是汉字形体类化的典型例子。但是，“凰”字形体的类化与字义的类化是联系在一起的。“凤凰”，上古本单称“凤”，或称“凤鸟”，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麟、凤、龟、蛇，谓之四灵。”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：“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。”有时又称“凤皇”，《诗·大雅·卷阿》：“凤皇鸣矣，于彼高冈。”其中

① 见《龙虫并雕斋文集》第一册。

② 见《龙虫并雕斋文集》第一册。

“凤”指凤鸟，“皇”是古人对神明的敬称。《说文》：“凤，神鸟也。”“凤”本是初民心目中神圣化了的图腾形象，故尊之曰“皇”。在古文中，“皇”有大、美、明、盛等义，因此，古人常用来尊称神明。《楚辞·远游》：“遇蓐收乎西皇”，西皇指居于西方的海神。《文选·颜延年〈曲水诗序〉》：“皇祇发生之始”，李善注：“皇，天神也”。在清代，有学者提出“凤皇”的“皇”，本字当写作“𩇑”，从羽王会意，王亦声。“凤”为百鸟之王，故称之为“凤𩇑”<sup>①</sup>，可备一说。总之，“凤皇”原本是偏正结构，后来由于人们的心理原因，把它看作并列结构。认为“凤”和“皇”都是凤鸟，如同“鸳鸯”一样，仅仅是性别不同而已。《诗·大雅·卷阿》：“凤皇于飞”，毛亨传：“雄曰凤，雌曰皇。”《书·益稷》：“凤皇来仪”，伪孔传：“雄曰凤，雌曰皇。”这种观点大概在汉代已较为流行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鸾皇为余告戒兮，雷师告余以未具。”王逸注：“皇，雌凤也。”其实，这里“鸾皇”也与“凤皇”一样，是偏正结构。“鸾”也是凤一类的神鸟。《说文》：“鸾，亦神灵之精也。”故尊鸾鸟为“鸾皇”。《离骚》下文紧接着说“吾令凤鸟飞腾兮，继之以日夜”。这才说到凤。《楚辞·大招》：“孔雀盈园，畜鸾皇只。……魂乎归来，凤皇翔只。”也是“鸾”“凤”对言。试问这里有什么必要把雌凤和雄凤分开来说呢？王逸为汉代已类化了的字义所囿，解为鸾鸟与雌凤，显然是错误的。可惜今人多沿用其误。当然，应该看到，“皇”的字义类化在汉代已经完成，得到了社会的公认。司马相如《琴歌》：“凤兮凤兮归故乡，遨游四海求其皇”，就是分指雄凤与雌凤。汉乐府《琴曲》亦有《凤求皇》之名。因此，可以肯定，“凤皇”的“皇”先是字义由神明的敬称类化为雌凤之称，后来才在字形上类化为无理可讲的“凰”。

像这样字形类化与字义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象，在汉字中并不罕见。如：

“涟漪”，本写作“涟猗”，出自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“河水清且涟猗”一语。“猗”从犬，奇声，本义为“犝犬”。在先秦古籍中经常借作语气词，与“兮”同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啊”。朱熹《诗集

<sup>①</sup>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卷十八引。

传》：“猗，与‘兮’同，语词也。”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：“《鲁》猗作兮。”所以，“涟漪”就是“涟兮”，毛传：“风行水成文曰涟”，“猗”只表语气，并无词汇意义。后世文人作文喜欢节用《诗经》成语，用“涟漪”称水的微波。既作为一个词用，也作为一个词理解，字形也就类化为“涟漪”。《文选·左思〈吴都赋〉》：“剖巨蚌于回渊，濯明月于涟漪”，以“涟漪”对“回渊”，不再把“猗”看作虚词，刘渊林注也就说“风行水成文曰涟漪”。表语气的“猗”也就被当作是指水的微波了。在古人笔下可以脱离“涟”而单独用来表微波，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：“激水不漪，槁木无阴，自然之势也。”《说文》无“漪”字，魏晋以来字书、韵书、类书则大多取录，《玉篇》云：“漪，水波动荡貌”，《初学记》云：“水波如锦文曰漪”，《广韵》《集韵》等韵书并云：“漪，音猗，水波也”。“涟漪”之“猗”，字形类化为“漪”，字义从语气词类化为指水的微波，这个过程，大约完成于魏晋时期。今本《尔雅·释水》引《诗》“河水清且涟漪”，“猗”作“漪”，乃后人所改。《经典释文》云：“漪，本又作猗”，陆德明所见另本，当系古本。

“鬣鬚”<sup>①</sup>，原本写作“胡鬚”。王力先生在《汉语史稿》中曾说：“当‘胡鬚’二字连用时，最初是表示‘像胡人样的鬚’。例如：‘叔琮选壮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，牧马襄陵道旁。’（《新五代史·叔琮传》）”<sup>②</sup>“胡”与“鬚”“髥”等字连用，并不始于五代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：“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龙垂胡髥下迎黄帝。”颜师古注：“胡谓颈上垂肉也。髥，其毛也。”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编者认为“胡”之“须”义，乃“以其长于胡下而名”。此说亦似有理。然《汉书》“胡髥”指“胡”与“髥”二物。古文中极为罕见。南朝梁任昉《述异记》云：“羊，一名胡髥郎。”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释云：“胡，颈间垂肉；髥，鬚。”以为这里的“胡髥”即“胡”与“髥”，或“胡下生髥”，则系因不明此语来源而误。《南史·王玄谟传》：“孝武狎侮群臣，各有称目，多须者谓之羊。”《世说》云：晋锺毓、锺会兄弟出游，因二人多髥须，而被一女子嘲为

① 今简化字为“胡须”。为研究的需要，原文采用繁体字。现保存原貌。责编注。

② 见《汉语史稿》中册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584页。

“两头羝”<sup>①</sup>。均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人称羊为“胡鬚郎”，是由于羊多须似胡人。《五代史·慕容彦超传》：“彦超，汉高祖同产弟，尝冒姓阎氏，黑色胡髯，号阎昆仑。”这里的“胡髯”，也只能解释为“像胡人一样的髯”。此皆可以证成王说。“胡”本无“鬚”义。上古称胡须，有“须”“髯”“髭”等词，不称“胡”。后世因胡人多须（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：“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，其人皆深眼多须髯”），故习称多须者为“胡须”，连类而及，胡也就有了“鬚”义，字形也类化为“鬚”<sup>②</sup>。

“媳妇”，原本写作“息妇”。“息”谓子息，《战国策·赵策》：“老臣贱息舒祺最少，不肖。”梁武帝《长安有狭邪行》：“大息组纫缁，中息佩陆离，小息尚清绮，总辔游南皮。”皆称子为息。“息妇”即“子妇”。宋人王得臣认为“息妇”本当作“新妇”。“而不学者辄易之曰‘息妇’，又曰‘室妇’，不知何也？”<sup>③</sup>“新妇”之称，虽于古有据，然“新妇”无论就其字面义，还是早期的使用义看，均是指新嫁娘，后代亦不专谓子妇，而“子妇”之称“息妇”，词义更为明确合理，斥之为“不学者”，是不公平的。从这里也可以得知，“息妇”一词至迟在宋代已被广泛使用。时间既久，字形就类化为“媳妇”，正如清初学者黄生所指出的，“今俗谓子妇为媳妇，此必因‘息’谬加‘女’旁耳”<sup>④</sup>。“息”的字形类化为“媳”，字义也随之产生类化。“妇”在古代可指子妇（如《庄子·外物》：“室无空虚，则妇姑勃谿”）。“媳”也就可以单用表“子妇”义。明梅膺祚《字汇》：“俗谓子妇曰媳。”

“齆齆”，本应写作“髻齆”。“髻”本义为儿童下垂之发。古代男子要到成童之年（十五岁）才束发，头发下垂是儿童特有的装束，故以“髻发”称童年。《后汉书·伏湛传》：“髻发厉志，白首不衰。”李贤注：“《埤苍》曰：‘髻，髦也。髻发，谓童子垂发。’“齆”指儿童换牙。“髻齆”连用指垂发、换牙时期，亦即童年，《后

① 《渊鉴类函》卷260引。

② 今本《风俗通义·正失》引《汉书》作“有龙垂鬚髯下迎黄帝”。已出现“鬚”字，恐亦系后人所改。

③ 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五“息妇新妇”条引王得臣《麈史》。

④ 见黄生《义府》卷下“新妇”条。

汉书·董卓传》：“其子孙虽在髻𪖦，男皆封侯，女为邑君。”由于“髻”与“𪖦”经常连用，字形就受“𪖦”的影响，类化为“𪖦”，陶渊明《祭从弟敬达文》：“相及𪖦𪖦，并罹偏咎。”“𪖦”字开始出现时，意义并没有变。《文选·张协〈七命〉》：“玄𪖦巷歌，黄发击壤。”李善注：“髻与𪖦，古字通也。”后来，字义也就类化为与“𪖦”相同了。对这个类化过程，清人俞樾就已经注意到了。他说“‘𪖦’即‘髻’字。因变从‘髟’为从‘齿’，又适与‘𪖦’连文，读者误以为亦毁齿之名。”<sup>①</sup>《说文》《玉篇》皆无“𪖦”字，而《集韵》《洪武正韵》则均取“𪖦”字，释为“始毁齿也”。《辞海》（修订本）释“𪖦𪖦”云“𪖦与𪖦，皆谓儿童换齿”。举《韩诗外传》卷一“男八月生齿，八岁而𪖦齿”为书证。以为“𪖦”在汉代就有“换齿”义，实误。《韩诗外传》卷一“𪖦齿”当作“𪖦齿”。今本“𪖦”作“𪖦”，乃“浅人妄改”<sup>②</sup>。

当然，字义发生类化，字形并不一定就相应出现类化。例如：

“颜色”，《说文》：“颜，眉目之间也”。在古文中，“颜”本指额，后来词义扩大，可指脸面。“颜色”连用，原指脸色、脸上的表情神色。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正颜色，斯近信矣”，《礼记·冠义》：“礼义之始，在于正容体，齐颜色，顺辞令”。汉以后，凝固为一个词，常用来指妇女的容貌，如：陆机《拟青青河畔草》：“粲粲妖容姿，灼灼美颜色。”古人习惯把花比作美女，故又用来指花的容貌，如杜甫《花底》：“深知好颜色，莫作委泥沙。”刘禹锡《浑侍中宅牡丹》：“今朝见颜色，更不向诸家。”辛弃疾《念奴娇·咏梅》：“疏疏淡淡，问阿谁，堪比天真颜色。”由于“颜色”经常连用，而“色”字很早就有“色彩”义，故到后代“颜”也就类化出“色彩”义。成语有“五颜六色”，“颜”与“色”互文同义。今亦称用来着色的物质为颜料。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举《诗·秦风·终南》：“颜如渥丹，其君也哉”为书证，认为在《诗经》中，“颜”已有“色彩”义，是不合事实的。“颜如渥丹”的“颜”，应作“颜面”解。“颜”类化出“色彩”义，字形并没有类化。《集韵》收有“𪖦”字，作为“颜”的异体，有可能是字形类化的尝试，但并没有能得到社会公认。

① 见《曲园杂纂》卷十七《读韩诗外传》。

② 见《曲园杂纂》卷十七《读韩诗外传》。

“星宿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宿，止也。”“星宿”本指星体所留止之处。《释名·释天》：“宿，宿也，言星各止宿其所也。”《说苑·辩物》：“所谓宿者，日月五星之所宿也。”《史记·天宫书》：“月蚀岁星，其宿地饥，……列星，其宿地忧。”“星”与“宿”二义，分得很清楚。天文学上有所谓二十八宿，又称二十八次，或二十八舍，“宿”与“次”“舍”义同，皆指二十八星留止的位置。故《周礼·天宫·冯相氏》称为“二十有八星之位”。先秦两汉时期“宿”无“星”义，但古人观天象，“察列星而知四时，视月行而定晦朔”<sup>①</sup>，总是审察日月五星所止宿的位置，故常以“星宿”连文。《汉书·刘向传》：“夜观星宿”，《后汉书·东夷列传》：“晓候星宿”，皆指星体运行的位置。由于“星宿”经常连用，“宿”也就类化出“星”义。《文选·何晏〈景福殿赋〉》：“星居宿陈，绮错鳞比。”王元长《曲水诗序》：“既而灭宿澄霞”，李善注：“宿，列宿也。”《集韵》：“宿，列星也。”魏晋以后，星宿之“宿”读作秀音，其目的恐怕也是为了区别词义，巩固类化的成果<sup>②</sup>。

王力先生说：“文字及其音读的类化，无论哪一个字，最初的时候，总不免为文人学士所诟病”<sup>③</sup>，字义类化的遭遇也往往如此。当文人学士发现它的存在时，或斥其非，或笑其陋，或怒其妄，都不甘心承认这一事实。如前面所说的“宿”的音义，宋人洪迈、马永卿，明人焦竑，清人赵翼、胡鸣玉等，皆指责其误<sup>④</sup>。“媳”类化出“子妇”义，清人黄生也说“或单呼为‘媳’，益可笑耳”<sup>⑤</sup>。类似的情况，还可以略举数则。如：

“景仰”，宋人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乙编卷五“景不训仰”条云：

《诗》曰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”景，明也。谓所行之光明也。世俗有“景仰”“景慕”之语，遂失其义。妄以“景”训“仰”，多取前贤名姓，加“景”字于上以为字。如景周、景颜

① 《吕氏春秋·贵因》。

② 参见洪迈《容斋四笔》卷二，焦竑《焦氏笔乘续集》卷五，胡鸣玉《订讹杂录》卷三。

③ 见《龙虫并雕斋文集》第一册。

④ 马永卿《嫌真子》，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二。

⑤ 见黄生《义府》卷下“新妇”条。

之类，失之矣。前史王景略，近世范景仁，何尝以“景”为“仰”哉？真西山旧字景元，后悟其非，乃改为希元云。

事实确如罗氏所说。景，从日京声，本义为日光，引申之则有“明”义。在《诗·小雅·车辇》中“景行”之“景”还有两解：一训“大”，即“京”之借；一训“远”，即“迥”之借。皆不训“仰”。后人袭用《诗经》此语，谓仰慕、崇敬为“景仰”，如《后汉书·刘恺传》：“今恺景仰前脩，有伯夷之风。”清人杭世骏云：“‘景行’与‘高山’作对，下‘行’字与‘仰’字作对，可言‘行仰’，不可言‘景仰’。”<sup>①</sup>此话值得商榷。“景仰”的说法，专用来表示对贤人善行的敬慕、向往。其字面义是“对景行（高尚德行）的仰慕”。“景”即“景行”之省，用在动词“仰”前作状语。曹丕《与钟繇书》：“高山景行，私所慕仰”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杜畿传》注引《杜氏新书》：“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、慕景行也。”这都可以作为“景仰”的注脚。因为“景”常与“仰”连用，故逐渐类化出“仰慕”义。《后汉书·刘恺传》李贤注：“景犹慕也。”《篇海》：“景，慕也，仰也。”苏轼亦有诗云：“不独二疏为可慕，他时当有景孙楼。”<sup>②</sup>“景”的字义类化，在魏晋期间，就已基本上得到社会承认。因此，景周、景颜之类的名字出现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今人许广平亦因仰慕唐代宋璟的为人而自号“景宋”。

“篇什”，宋人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五“诗什”条云：

《诗》二《雅》及《颂》前三卷题曰：“某诗之什。”陆德明释云：“歌诗之作，非止一人，篇数既多，故以十篇编为一卷，名之为什么。”今人以诗为篇什，或称誉他人所作为佳什，非也。

《诗经》雅、颂部分，标目有所谓“鹿鸣之什”“白华之什”等。这是因为《大雅》《小雅》及《周颂》，基本上是西周王朝的作品。周王朝统辖天下，其诗当然不能像十五国风一样，按诸侯国分卷。所以，大体上以十篇为一卷，而在卷首标出“某诗之什”。朱熹

① 《订讹类编》卷一“景行行止”条。

② 转引王楙《野客丛书》卷九“景行前修”条。